

●獨立評論社啓事

本刊創辦時，因慮及寒假期內印刷所須放假停工，故預計每年只出五十期。本期出版後，休刊兩期。（一月二十九日及二月五日）。第三十七號本刊於二月十二日繼續出版。敬此布告。

國聯調解的前途

胡適

今天（一月十六日）是國聯十九國委員會開會的日子。據報紙上的消息，今天集會後，又得休會幾天，等待國聯秘書長德拉蒙和中日兩國代表區接洽修改十二月十五日的十九國委員會決議草案及理由書的結果。十二月十五日的原草案已够和緩了，因為日本政府的堅強反對，國聯秘書廳已擬有修正草案，頗牽就日本的主張；但據報紙上的揣測，這個妥協的新修正案還不能得日本的接受，而我國政府則已電令我國代表團「猛烈反對」了。我們現在先敘述原草案和電傳修正案的內容，然後推論國聯調解的前途。

十二月十五日十九國委員會通過的兩個決議草案和一個理由書草案，我們在本刊第三十二號曾推測其內容，並

指出其重大意義。這三項文件的全文，本月八日已在日內瓦發表了。理由書共分九節；其（三）（四）節說明委員會此時應該先依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三項試行「調解」的工作；其（五）（六）節說明十九國委員會應該改組為調解委員會，並得邀請美俄兩國代表參加；其（八）節說明調解委員在辦理交涉時，「凡法律問題，應依據國聯大會三月十一日議決案的第一第二部分；凡事實問題，應依據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前八章所樹立的證據。至於解決方案則須根據李頓報告書第九章內所提出之原則，同時參考第十章所載的建議。」其第（九）節內，十九國委員會明白表示「單是恢復九一八以前的原狀不能夠得着一個永久的解決，而滿洲現政權的維持與承認也不能看作一個解決」。

決議草案兩件，其第二案是對於李頓調查團各團員表

示感謝，謝他們的忠實公正的工作。第一案共分十節；其

(二)(三)節敘述國聯大會於三月(各報電文均誤作二月)十一日議決案中已規定解決中日爭議的原案，「確認此種解決必須尊重國聯盟約，巴黎公約與九國條約的旨趣」。其(四)節「決定組織一個委員會，其任務為與兩當事國協力，辦理交涉，期於依據李頓報告書第九章之原則，參考其第十章之建議，求得一個解決」。其(五)(六)(七)節規定此項調解委員會由十九國委員會組成，並有邀請美俄兩國參加之權，並有便宜行事之權。第(八)節請調解委員會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以前報告其工作。

十二月十五日以後，十九國委員會即休會，由國聯秘書廳與中日兩國代表團磋商議決草案的接受的問題。中國方面早就宣告：調解的先決條件是取消「滿洲國」。日本方面堅決反對議決草案，其反對最力的幾點，我在本刊第三十二號「國聯新決議草案的重大意義」一篇裡已討論過了。簡單說來，日本最反對的是：

(1)理由書末項明白否認「滿洲國」的維持與承認。

(2)邀請美俄兩國參加調解。

(3)解決方案須根據李頓報告書第九章之原則。

(4)由調解委員會辦理中日交涉。

據近日報紙所傳，日本的反對已發生了不少的效力，決議草案已有修改的傳說。據說，國聯秘書長德拉蒙已提出一種修改案，其大意有這幾點：

(一)調解委員會原擬由十九國委員會組成，今擬改為由英、法、德、意，比五國組成。

(二)不明說邀請美俄兩國參加，只說招請與中日有利害關係之聯盟國及非聯盟國。

(三)承認中日兩國直接交涉之精神，調解委員會得為援助中日爭議之解決而提出建議。

(四)決議案之理由書改為主席的宣言，不作為決議的一部分。

(五)刪除理由書最末項否認滿洲現政權的宣言。

這是日本新聯社所宣傳的消息，我們不敢斷定他的可靠程度。如果這消息是確實的，那麼，國聯此次未免太牽就日本的強力的要求了。所謂「德拉蒙修正案」的五項，若果然如日本通信社所宣傳，其中有幾項(如改十九國調解委員會為五國小組，如刪除理由書末項)都是根本違反原草

案的精神的。

然而強暴的侵略者還不足，他們還在要求國聯拋棄李頓報告書第九章的解決原則，尤其是那一章的第七條項。我們應該記得，那第九章在提出十條適當解決的原則之前，先提出了兩個消極的原則：第一是不主張恢復原狀，第二是不主張維持「滿洲國」。並且在那十條積極原則內，其第七條雖然主張滿洲自治，但很明白的說明「滿洲政府的改組，應於無背中國主權及行政完整之範圍內，使其享有自治權」。據十四日東京新聯社電訊，日本政府不但反對理由書的末節，並且明白反對李頓報告書第九章中的第七條原則，「因該第七項中有許滿洲自治之事，顯然爲日本所不能受諾」。日本要求決議案中明白規定將此條除外。無疑的，這一點是今日國聯與日本折衝的焦點，其餘比較的，都是枝節。我國代表團早已宣言過：取消滿洲偽政權是調解的先決條件。所以國聯若不能明白否認「滿洲國」，則是國聯自己先已否認了李頓報告書的第六章與第九章的基本立場，則是國聯自己先已否認了三月十一日的大會決議案，則是國聯自己先已喪失了調解的資格。這種調解，不但中國政府決不能承認，世界的公論也決不能承認。所以我們推測，國聯的讓步至多不過刪除理由書的末

項，但決不至於承認日本的蠻橫要求，拋棄李頓報告書的前九章或其中的一部分的原則，尤其是否認滿洲偽政權的根本原則。

這回十九國委員會重行集會，遠東的局勢更形惡化了。日本的軍閥在新年元旦的晚間在山海關開釁，造成了武裝向世界挑戰的局面。山海關已被日本佔據了；日本軍隊正在積極準備進攻熱河。中日的大戰事也許不久即可在熱河及榆關兩方面同時爆發。在這種形勢之下，強暴的日本不但要中國接受一個城下之盟，簡直是要使國聯在那帶甲的拳頭之下接受他的無理的要求！

所以我們推測，除非日本有根本悔禍的覺悟，這回的國聯調解是必定失敗的。我們愛護國聯的人，只希望國聯這回的失敗是一種光榮的失敗。所謂「光榮的失敗」者，只是希望國聯做到這幾點：

第一，明白宣布此次調解失敗應該完全由日本負其責任。

第二，應即由行政院繕具報告書，接受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前八章的事實部分，聲明滿洲事件的發生及滿洲偽國的造成完全由日本負其責任。

第三，應即由國聯大會正式否認滿洲偽國，並聲明

日本破壞國聯盟約，巴黎公約及九國條約的責任。

第四，應即由行政院依據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採

取李頓報告書第九章的原則，提出國聯認為公允適當的解決方案。

一九三三，一，十六夜。

中國的政治

R. H. Tawney 著 蔣廷黻譯

著者陶內先生，論學問，是英國當代的大經濟史家之一；論政治經驗，是英國勞工黨後臺的主要人物。兩年以前，他受了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委託，曾來中國調查農工狀況。去年他又參加國聯派遣來華的教育考察團。數月之前，他在倫敦發表一部小書，名曰「中國的農工」(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Allen and Unwin, 7s. 6d. net)。這書的好處誠是一言難盡。書末一章泛論中國的政治和教育。茲特節譯此章，分兩期發表。下一期的將標題「中國的教育」。

蔣廷黻

在現今世界大勢之下，中國近二十餘年的內亂將不能長久繼續。前途就只有兩條路：或是中國自己產生一種政治平衡而設立一個强有力的政府以維持之；或者外來的勢

力，用某種名義，強以平衡相加。華府會議的政策是要使中國能走第一條路；現在日本顯要採取第二條路。日本首要把東三省變為她的保護國；然後學歷代以北制南的方法，利用東北的優勝地位，來支配全中國的政治。日本的成敗如何——目前的局勢以成居多——最要的關鍵是關內中國的前途。東三省的命運最後不會在東京或日內瓦，是要在關內的中國決定的。因為東三省論文化和民族完全是中國的。如果日本能割據東三省，那必是因為日本能使用一個有組織的國家的種種力量而中國不能。如果中國也能，那末，東三省一定要受中國的吸力，不受日本的吸力。一句話，就東三省論，中國本可拖延，只要——這是很要緊的——在拖延的時候，中國能够得到內部的安定和團結。中國成功的條件是甚麼呢？

這些條件一部份是政治的，一部份是經濟的，一部份

是心理和社會的。中國思想家偏重後兩種而比較的忽略了第一種。平常的時候，我們都相信現在是經濟支配政治的時代。但是在現狀之下的中國，經濟的進步完全為政治的變亂所阻止。所以中國的第一個問題是創造一個效力較高的政府。

這個問題的解決只能一點一滴的進行。中國太大，各地狀況大不相同，交通的缺乏致全體太無構結；因之，全國各部分不能同時前進。統一的程序只能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執行。有些省分必須前導；有些省分後隨。某一區域必須負荷十九世紀歐洲的普魯士和彼得堡（Petersburg）所負荷的使命，作為改革的中心，樹立公德，效能，及廉明政府的標準及榜樣。

有了中國的經濟地理，這個統一的中核區域應在何處是毫無問題的。東三省就是沒有日本的問題，是未成熟的 newly 地。黃河流域的人民太窮苦且知識太低。黃河流域以南的省分，內有二萬五千萬的人民，是將來的希望所在。此區域內有世界上最大自然商路之一，即長江。海關的收入三分之二屬於此區域。鐵路，除東三省外，亦以此區域為最多。過二十萬人口的城市，全國有十五個，此區域佔了十二個。工業，東三省不算，此區域幾包而有之。現代

的教育機關，此區域有其過半數。如中國有一個區域能創造一個新國家，那就是這個區域。

可惜這個區域不能一致。南京與廣東的戰爭，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因為日本侵略的震動，始為停止。此區域內還有些地方受土匪之害；有些地方受軍長師長旅長之害。此外還有些共產黨的區域。廣東的反中央雖然不能說完全無故，但居然在中國近代史上國家最危急的時候發生，這真是中國不統一的最可痛惜的表示。不過廣東與西洋的通商關係最久；省的自信心最高。廣東有其特殊政治傳統的。就是廣東與南京感情好的時候，牠不願接收南京領袖的惠賜。南京命令所能實際通行的地方不過五六省，其中最重要的是江浙及河北山東的一部分。人口總數約在一萬萬左右。若在歐洲，就可算為一個大國。

政府要得人心必須在其範圍以內起始。中國既須有一個中核的廉明行政區域，政府似乎應集中心力於這幾省的改革。我並不贊成有些外國人的意見，說中國惟一避亂的方法在分爲幾個小單位。如果這個提議見諸實行，必致引起千百年的內亂，何況不能實現。經濟上，尤其從海關及鐵路着想，中國是一個整體。文化上及精神士，中國的統一還超過有些有中央集權政府的國家。這個統一必須維持

，並須設法使之具體化爲政治的組織。這事業的完成要費好幾代的效力，但第一步是在找一個施力之處，是要建設一個基本區域；在此區域內，國家能够有效率的執行國家應行的事業，然後傳播牠的影響到以外的區域。直轄的省分應該作有秩序，有安全，有效率之模範。牠們應該嚴厲取締收稅人員，官吏，放債者，地主及土匪的榨取。牠們應該建設現代的道路，現代的警察制度，現代的公共衛生及現代的學校。一句話，在這個可行善政的區域內，作一個人人能看見的善政的標樣。在上古的中國，常有地方人民不堪諸侯的暴虐，請求鄰邦的賢王來統治他們。如果中國各地的政府多靠善政成績所能產生的威信，牠們就不須這麼多槍桿來維持牠們的地位了。

這個政策——其實無論任何政策——要實行，政府行政的機械必須整理。中國輿論家多批評政府之壓迫言論；他們說這個政府是個軍政府，不過加上一個文人宣傳部。這誠有理，且是可惜，因爲一個不容輿論批評的政府就難得輿論的贊助。雖然，中國政府的大弱點還不在此，是在有政而不能行，是在缺乏有效力的行政制度。除少數例外，中國人簡直不知行政是什麼。

文學在中國享受了好幾百年的權威。一般人對文學的

尊重雖然很佩服，但此尊重不幸使中國人不能認清政治的性質。相信紙上寫了字就是作了一件事已成爲牢不可破的習慣。結果中國的政治以發表宣言爲始，亦以發表宣言爲終。在西洋，人們有時只講辦法不講目的；中國人則只講目的不講辦法。中國人會議了又會議，起草了計劃以後還得草計劃，報告以後還是報告。紙張堆積如山，但全無辦事的力量和機械。好像一個機器出了毛病；大家不去修理，反坐下寫一篇機器出毛病論並通過一個議案要機器明天行走。這就是中國的文學政治。

此外中西政治的觀念的不同還多，我只再舉一二個例。在中國，法律不是通律，不問對何人都要執行的；法律是一種高尚的理想，能企及固好，但遇了具體的事件必須斟酌情形變通辦理。到了這實行的常見，原則反不要緊；要緊的是受法律制裁的這個人的特殊情形。中國人所敬仰的不是鐵面無私大公至正的法官；這樣的法官似乎太粗暴，太不近人情。中國人所敬仰的是一個聖哲的，和氣的中人，能調和雙方的利益。西方行政注重負責的執行；中國行政官注重如何避免衝突，即國法因之受損亦所不顧。西洋政府的機關是個權力的階梯，各級各人的職責是分明的。中國政府機關是個團體。個人以團體爲護符，責任不

可捉摸的散在全團體。

對於中西政治的觀念的優劣來作抽象的批評簡直是空費力氣。百年以前，中國的傳統辦法還行得通；時至今日，行不通了。因為我們不能靠私人彼此的瞭解來管理一條鐵路，辦現代國家的財政，或執行一部複雜的，在在與民生有關的法典。

中國的新式行政有許多困難。新的行政無成法可守，因為新的行政系統成立不久。經費也不足。官吏地位無保障。往往換一個部長致全部的大小職員都換了。中國雖有一個考試院，類似英國的文官委員會，好像至今中國官吏的進退還是靠私人的關係。家庭制度也是一種障礙，致親戚的援求有許多時候不能拒絕。官吏的教育很不完善。無論這教育是得自西洋或中國的大學，中國的文官知道西洋的政治學說較多於西洋的實際行政，而知道西洋反多於中國。一個外國旅行者在中國最感奇異的是他所認識的中國人最不知道的國家就是他們自己的中國。學政治的知道海牙法院及美國大理院如何行使職權比知道中國城市村莊如何辦地方公事還清楚。學經濟的知道西方的工業資本界及機械農業比知道門前的手工業及郊外農夫的農業還要多。

效率較高的行政，就是在西洋，也是近代的發展。中國直到最近始感需要，因此中國新式行政之幼稚並不足怪。中國行政的弱點由於財政困難及社會情形者，只中國自己已能改除之；屬於技術方面者，倘利用西洋國家的經驗，改革的進步可以增進。關於鐵路管理，治水旱災，救荒，及公共衛生，中國已利用外國專家的知識。行政也有其技術方面，是西洋專家所能貢獻的。行政人員的選擇和訓練；機關內工作的分派，機關與機關的關係，與財政部的關係，與負政治責任者的關係；官吏地位保障問題及陞級問題；中央行政者及地方行政者關係的安排，如何能一方面使中央有相的節制，一方面使地方能保存自動的能力——這都是良好行政的基本條件。西洋國家，因長久的試驗，已得着專門的技術。中國不應盲目的往前，出幾十年的浪費和痛苦，來尋找別人已經找到的。

我們愈想到各種特殊的行政，愈覺得有利用外人已有的知識之必要。無論一個人的智慧多末高，有許多事情不能生而知之，如：提倡農村合作，改良土地制度，發展鄉村工業，設立普及初級教育及有效的視學制，執行工廠法，組織效率較高的警察，及其他許多一個現代的國家所必負的責任。中國的行政當然應該是中國式的，不是西洋式。

的。但要作到中國式的不必重演外國曾經演過，且受了苦始改除的錯誤。

我不提議中國應請幾個外國名流到中國來作幾個月的旅行，也不提議送中國人到外國去參觀，去得幾個空泛的主義。老實說，中國大有主義過多之患。我提議：第一，中國應聘請些外國官吏曾有特殊行政經驗者來中國幫助組織各種行政事業；第二，中國應派遣這些經驗嚴格選擇的官吏到外國行政機關去，作較長期的實習。為執行這個政策，最自然的補助機關是國聯。

中國的地方行政簡直是個未曾探險的區域。五十多個大學裡的政治學教授沒有一位告訴了我們中國二十餘省，一百餘城市，千九百多縣，及五十多萬村之中的兩三個省

中國民族對付衣食不足的方法

擘 黃

，城，縣，村的實際行政是怎樣。田賦的怎樣分派與徵收，簡直是個不可破的神謎。好像中國近代政治的改革僅限於上層的政府；至於下層，舊的惡習完全保存，此外又加上了一些新的惡習。關於地方行政，外國也有許多經驗是中國可以借鏡的。不過，在未下手之先，應該仔細調查幾個區域內的縣，城，村的行政。政府如顧不到，幾個大學可以合作來辦這件事。調查一定要發現許多的弱點，然後可以攷察在外國當初這些弱點是怎樣改革的。近年各種的政治方案如教育，衛生，農業的改良，到實際執行的時候，都靠地方的行政官吏。這些方案的實行都以同時改良或甚至首先改良地方行政為條件。

衣食不足是中國民族的一個極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并不是近年才有，乃是自古有的。我們最早的政治思想的兩大派——墨——都感覺到這個問題。荀子富國篇說：「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可知墨家對於物力（最重要

的是衣食）不足的問題很注意。他們的節用，節葬，非樂的主張，以及他們對於工藝機械的用心（墨子書中，可見這種用心的痕迹），都與他們「憂不足」的見解有關係。（註一）荀子雖則不信墨子的這個見解；但這并不能證明儒家全沒有感覺到這個問題。「子貢問政。子曰：『足食

，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篇)。孔子已經認足食爲三大政之一；可知他很想民食不足的問題。據孟子說，行了他的理想的王政之後，還不過達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孟子梁惠王上篇)的境界。由他的話看，「不饑」不過現在人的烙餅窩頭够吃罷了；因爲要七十歲才可以食肉，可見七十歲以下的人一定很難得食肉的機會。曹劍的鄉人也有「肉食者謀之」的話，(左傳莊十年)指明只有貴族才有肉吃。所以中國大多數人民吃東西的質量不能滿足營養的需要，乃是幾千年沒有解決的問題。食的問題這樣，衣的問題也是一例。

衣食不足的問題，與人口問題是很難分開的。因爲一樣的數量，人少則每人平均所得比較多，人多則每人平均所得比較少，這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減少人口是解決衣食不足的一種方法。天然的，或許說是顯似不受人力支配的，減少人口法有饑荒，水災，旱災，蝗災，瘟疫，刀兵等類的現象。這是我國的洪亮吉與英國的馬爾薩斯(Malthus)所早已說過的。(註二)人爲的可以減少人口的事情，除了近年由外國傳來的制育運動不算外，在中國前代的個人方面有殺嬰，斷產，出家等等。韓非子六反篇說：「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可見戰

國末(或稍後，假如這篇不是韓非的手筆)有殺嬰的事。并且看那文章的語氣，這事不是頂希罕的。斷產的藥方，假如某些醫書不是偽撰的，至晚趙宋時代已經有了。明歸有光的母親因爲怕多子的苦，至於服所謂能使「妊不數」的螺水而致死。(震川集先妣事畧)出家爲僧尼，不嫁不娶，當然也會使人口減少。(註三)在歷史上佛教特別發達的時候，至有「路上行人半是僧」的話。就是現在，和荷尼姑的數目，雖只是人口的一很小部份，但也不能認爲於人口毫無影響。殺嬰，出家，斷產的企圖，雖是大部分由于個人的情境；但因人口太多而起的衣食不足的壓力至於是這些現象的助因。到了現代，制育當然是惟一的適當的減少人口法。或許有人恐怕制育盛行以後，人口弄得太少。我想這要看從那方面說。我以爲制育只會使小孩子減少，發育不良的人減少(因爲全國的小孩子少，每個孩子平均的衣食衛生一定進步——假如衣食品等的分配比較公道)，壯丁大約不會減少的。中國現在人口雖多，恐怕發育不良的人和病夫也多。

減少人口是從消費的人那方面想法子；但人類也可以從消費的物那方面想法子。後種法子中有(一)通有無，(二)節縮。時間上的通有無就是積貯——在豐年，將剩

餘穀麥等物貯藏起來，備荒年不足時之用。古代有許多政治家提倡這個法子。空間上的通有無就是移民移粟——梁惠王所自鳴得意的「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的辦法。節縮是節衣縮食。單以糧食為例，每天只吃兩頓，甚至一頓；不吃飯而喝粥；以及素食。雖則除僧尼外，很少人完全素食，但許多貧民吃動物性食物很少，幾乎是素食。（註三）但通有無的好處有限。節縮簡直不是法子；因為實際上衣食還是不足——不夠保持體溫，不夠營養。

積極的增加物量當然是可能的。第一，可以使耕夫增加。商鞅之法，「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史記商書列傳）。西漢時賈誼論錯都主張設法盡除游食之民歸農，也是這個主意（漢書食貨志上）。西漢初執政者設法困辱買人（「不得衣絲乘車」，納重租稅，「子孫不得仕宦為吏」，見史記平準書），雖有別的原因，但也是崇本抑末，勸人歸農的表現。第二，可以使耕地增加。商鞅開阡陌（假定有這事），以及移民墾荒，乃至於開疆拓土，都是增加耕地的方法。第三，可以使耕法改良，例如趙國的代田法（也見漢書食貨志上）。這三種方法，雖是在中國前代都試過；然而沒

有弄得很好，它的效力抵不上人口的增加。即以西漢為例，哀帝時，天下戶口最盛，但百姓的資富就不及文景時代。王莽時，「北邊及齊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也見食貨志上）這些現象，是當時人口增加比衣食品增加更快的結果，不能專歸罪於王莽之為政不善。我們在現在看起來，對於他的詔上所說「子遭陽九之厄」云云，似乎應該表些同情。西漢末的情形已經那樣，到現代更加厲害。現在中國的可耕地不算少，耕夫尤其多（據何廉先生的估計，文見獨立評論第六號）。假如地方平靜，官吏不侵漁，農業資本由政府補助，并耕法力加改良，那末，衣食不足的問題，雖不能說完全解決，至少也可以解決一大半。積貯，移粟，移民的法子也可以補助一部份。

在中國歷史上所試過的企圖解決衣食不足問題的方法，沒有一個長期有效的。就是極慘酷的饑荒，刀兵，結果也只博得短時期的够吃够穿。至於節衣縮食并不是解決的方法，因為它就是衣食不足問題的本身。最可驚嘆的是：我們民族雖沒有直接解決這個嚴重問題的方策，却有閃避不理這個問題的法子。這些法子構成了我們國民習慣的極重要的部份。

這類的方法的第一個是等異消費。孔子曾說過，「爲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似乎孔子的意思贊成某一種的平均分配。但是無論孔子的真意如何，後來的儒家是要「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的。所謂貴賤有等，就是要皇帝衣食最好，諸侯次之，大夫又次之，士又次之，平民只可穿粗布吃窩頭。所謂長幼有差，就是孟子的五十歲以上衣帛，七十歲以上食肉的办法。這種等差分配法是隆禮的荀子所極力主張的。他主張這個理由，雖則不是因爲怕衣食不足（其實等異方法不能真正解決衣食不足的問題），但是，儒家的這種政策施行長久之後，使一般平民覺得他們衣食不足乃是天經地義，不覺得怎樣不平；的確是延緩亂世來到的一個方法。戰國時主張與平民平均勞苦，平均消費的絕不是孔子之徒，而是墨家農家。許行主張君民並耕而食，墨者主張無論什麼人的棺材都只是一個「桐棺三寸」；這種「尊卑無別」的制度是儒家所最反對的。中國的政治受了儒家思想的支配幾千年，而墨家很早就衰微；主要原因恐怕是儒家所主張的分配消費法極有利于統治階級，而墨家主張於他們絕無好處。但無論如何，等異消費是我們民族閃避衣食不足問題的一條路徑。我們民族的第二個閃避這個問題的方法是相信有命。

衣食不足的人是生來命不好，「命該如此」。大家相信「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所以衣食不足未到極端的人還可以勉強安生，不至於爭奪作亂。這又是使我們不注意衣食不足問題的嚴重性的一個原因。很有意義的是：明等威并安命都是儒家的主張；這似乎因爲人不安命則等威就不能維持。所以這種方法與第一種閃避方法是聯帶的。（註四）

此外閃避衣食不足問題的方法還有退讓（自動地或被动地減少自己的消費，讓與別人），希望子孫富貴（自己雖受衣食不足的苦，希望子孫可以豐衣美食，算是一種精神上的安慰），求來生福（此生衣食不足，求補償於來生；此種思想，印度文化傳來後很盛行），用麻醉劑。有一個醫學家說，鴉片，海洛英等麻醉劑，似乎中國人吃比外國人吃爲容易上癮。有人以爲這或許中國人身體特別。中國人身體特別不特別，我不敢說。據我的意思，以爲這與衣食不足也有關係。生活太苦，就喜歡麻醉，以忘却苦痛；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外國的工人喜歡喝啤酒，就是這個道理。中國吃鴉片等品的人中間，窮人的數目很多；並且越窮越要吃；恐怕也是這個道理。並且，因衣食不足而精力不足。精力不足的人不能享受活動的娛樂（跑路，打獵，騎

球等，)只能享受懶惰的娛樂。這大約也是容易上癮的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閃避衣食不足的方法，就是養成耐苦的習慣——推餓推冷地活下去。許多人說耐苦是我們民族的美德。但這也看從那方面說。因為會推餓推冷，就老用這種消極閃避衣食不足的方法，結果，始終不想講求積極的方法去解決我們民族衣食不足的問題；這種的害處就不小了。或許有人說，假如衣食不足，活得下去，也就沒有問題。我禁不住要回答說，「其然，豈其然乎！」倘若世界上一切民族都用推餓推冷的方法對付衣食不足的問題，那末，大約特別會推的民族要佔便宜。但是人家用積極方法解決衣食問題，衣食充足，因而身體強健，精神飽滿。我們因衣食不足，不得不把一部份的能力去抵抗冷氣，同時因食不足而身上可用的能力太少。無論做什麼事，還是人家行呢，還是我們行呢？我請讀者自己下個斷語。

好些牙科醫生覺得什麼病都與牙有關係。我上文所說，大約要使讀者覺得也是那些牙科醫生的見解。但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這許多事情——信命，好退讓，望子孫，望來生，喜麻醉等等——都是由于衣食不足而起。這些事情當然還有旁的原因。然而衣食不足雖然不足最初引起這些現

象的原因；但因為這些現象是暫且對付衣食不足的法子，衣食不足就成了助長這些現象的一個大勢力。所以要想改進國民的習慣，增加他們的奮鬥力，不能不先解決衣食不足的問題。縱使一時不能做到人人「衣帛食肉」，至少也得趕快做到人人「不饑不寒」。

(註一)我疑心墨學的衰微和中國科學不發達有關係，但前者不是後者的原因。這兩件事似乎都是由于重禮樂的政治思想(儒家)戰勝重工藝機械的政治思想(墨家等)的原故。儒家所以戰勝的一個原因，本文已經提過。

(註二)洪亮吉治平篇(卷施閣文甲集卷一)意言，可以說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具體而微。據洪氏門人所編年譜，洪氏治平篇作於乾隆五十八年，即公元一七九三年。馬氏人口論第一版出於一七九八年。兩作相差只五年，這是件有趣味的事情。

(註三)關於印度人的出家食素是否由於人口太多，衣食不足，這個問題，我很希望知道印度歷史的學者不吝賜教。

(註四)墨子非儒下以「執有命」為儒者之說。論

語頗淵富載子夏說「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可見儒家實執有命之說。

讀顧毓琇「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後

孫逸

(一)

「科學救國」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自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顧先生乘這一個機會，向學科學的人指示了一條應該走的路（本刊第三十三期），確是值得注意的，但可惜我讀了這篇論文之後，感覺到很失望，顧先生的說話，似乎牧師傳教的意味太深厚了一點，頗有麻醉的性質，他無異告訴我們說，中國人是無需上進了，亦不能上進了。這一種思想，我們是不得不加以糾正的。

同時，我也不禁感到悲觀，原來一班知識最高階級的大學教授，祇是些歌頌著過去，滿足著現在，無望於將來的不思上進的人們，中國怎能向前進呢？

顧先生開宗明義的一段總論裏說：「我認爲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巴斯德發明微菌的時代，；或是愛迪生發明電燈炮的時代。」雖然顧先生並未指明現在究竟是什麼時代，但其中意思大概可知是「你若要想發明點驚天動地的

貢獻，那是夢想」的時代。這種和老學究所謂除了孔子便無來者的沒出息的思想，是根本錯誤的。天下並沒有絕對的真理，學問亦永無止境，發明驚天動地的貢獻的時代，永遠存在！當十九世紀末葉的時候，很有一般人說，此後的科學是第五位小數以下的科學了（這就是說「各項科學的研究，已經漸進於精細的境界」）可是在這幾年之中，淘氣的倫式根發現了X光線，多事的居禮夫人，發現了鐳，使當時的科學界，展開了一新頁。就譬如說最近吧，大家總以爲此後的科學總是循着電子說的道路進行了吧，可是叛逆的Zaitsev的學說，却又突然跳了出來了。顧博士啊，驚天動地的事兒正多着呢！

當然，我並不反對顧先生所謂「你要努力於科學的研究，只可以先做點關於極小部分的工作」，但若以爲除此以外，便無任何更大的希望，那却是根本不對的。同時這種使青年氣沮的指示，在道德上亦是不應該的。顧先生所謂「你若要想你科學的發明，以致中國於富強，那亦是夢

想。「這話當然也對。事實上，這種以一人發明之力而致一國於富強的夢想，亦是從來沒有人實現過的。可是若是要集多數人之力，集多數人的發明，當然是有希望致中國於富強的。」

(二)

中國人究竟太聰明了。「現在世界上已有的發明，已經修中國受用的了。」中國人可以舒舒服服，不費一點氣力，直接拿外國人千辛萬苦的發明來應用，這正和日本打中國，中國可以不費一毫氣力，蒙國聯的幫助來擊退日本的夢想，是完全一樣的。大學教授和政府要人，原來都是中國人，思想本來是差不多的啊！

模仿，依賴而不去創造，是中國最沒出息的思想。中國人專靠外國的發明來應用，終不免一輩子做「老趕」，老是趕不上旁人！

孫中山先生說，中國學外國，須迎頭趕上去。顧先生這種追隨背後的精神（幾乎是毫無趕上的意思），似乎是不應該提倡的啊。

是的，「瓦特的蒸汽機，愛迪生的電燈泡，我們儘可仿造」。但我們應該知道蒸汽機和電燈泡已經發明了多少年了？世界上最新發明的東西，你能仿造嗎？這些最新

的發明的張本，多藏在發明者的保固權裏（當然其中亦有請求專利的，但這大家知道是危險的方法），你能仿造才怪！於是，旁人用一九三二或一九三三的槍炮，中國人還祇能用十九世紀的槍炮。一個很巧妙的專想措油者的活報應。

顧先生不主張中國人學純粹科學，然而他又說：「中國科學教育方針，應該是注重基本訓練，而以促進物質進步為重要目的。」我對於這一點，亦不免有所懷疑。基本訓練是否是偏重純粹方面的？又，無新的貢獻，怎樣能「促進」？

中國人終究是太聰明了！非要自己能看到結實，是不肯下種的。中國人不植樹，因為等到長成森林後，他自己早已壽終正寢了。中國人不墾荒，因為到荒原得到報酬的時候，他已經是嗚呼哀哉的了。有決心移山的，祇有其笨不堪的「愚」公！所以，中國人也不學純粹科學，純粹科學者自身是探不到果實的。

當然，「相對論一救不了中國，一切純粹科學對你都不能有什麼實際的幫助。然而已往的事實告訴我們，應用科學總是跟了純粹科學走的，科學家研究純粹科學的時候，他並沒有想到，旁人亦不能預期到，它將來有怎樣實用

的價值。但這實用的價值，自然會產生的。法勒第研究磁誘導的時候，他並不是抱了要發明一架電機的目的；倫次根研究X光線時，亦決不會想到它有這樣大的應用。同時，你倘然離開了熱力學的理论，要築一具恆動機器，却永遠也不得成功。

自然，有人以為「中國太危急了，等不及新發明。」

「新發明不一定能救中國。」好吧，你用世界上已有的發明吧。但是，你却永遠祇能用十九世紀的鎗炮，或用二十世紀的器械在二十一世紀的時候！

(三)

「中國人窮，這是已成的事實，誰也不必諱言。但是，我們是不是願意永遠窮下去，不再富起來了？這回答是不用我說的了。」

有人說：「中國派遣到外國去的留學生，所帶回來的東西，正是不少不少的幾件外國玩意兒。」這話現在似乎更對了。外國人已有的發明太多了，中國人不用再努力了，拿他們已成說的來應用吧。但是，中國人所仿造的外國東西，是否能和外國人自己所造的東西競爭呢？於是，洋貨隨着留學生一起回來了。

中國要不窮怎樣？應該自己犧牲代價，應該自己替自己想方法。你以為中國人不能有新貢獻麼？除非你承認黃色的人比白色的人才學卑下，這話是不會對的。

(四)

顧先生似乎是反對中國青年研究科學的。「假定兩個可以進研究院試試」，但是「將來的成績當然不知道」。這無異告訴青年們，你們是沒有希望的，你們不用研究了！（有希望的，祇有現在這一班大學教授了吧？）就算中國的青年，都聽了顧先生的話，不再繼續研究了，那末，我試問，中國現在對這一班大學教授們就完全滿足了嗎？這一班大學教授已經够了嗎？不必有人再研究更專門的學問了嗎？

顧先生孜孜不倦地告訴青年們說，發明是非天才不辦的，并拿愛迪生的話為證。然而，我以為青年們正不必灰心，愛迪生本人是不主張天才學說的。「天才百分之一是靈感，百分之九十九是淋汗」（見M. A. Ronoff 著 Edison in Laboratory, Harper's Magazine 1931年九月號）他除了「拼命幹」之外，他什麼也不知道的。青年們，幹吧！

否實現，「某生少有大志」總要比沒有大志的某生要好一點。因為有大志至少還有幹的精神，而無志則什麼都完了。顧先生以為「我們不希望每年各大學的理學院畢業許多預備做純粹科學研究而失敗的落伍者」，我以為我們事關有許多做科學研究而失敗的人，我們不願有幾個沒出息，不上進而歌頌過去，滿足現在，無望將來的大學教授！

顧先生所謂「理學院大部分的畢業生，最好到實業界去工作」。這我當然表同情。這本來是一條正當的路，同時亦是必須的路。中國本來不需要學地質的人做交通部長，或教育部長，學化學的人做教育廳長，學天文的人做公使，或學電機的人寫幾篇短劇啊。

但有一點我們應該注意的，即是到實業界中去，就不需要研究了嗎？關於這點英國人已經先有經驗了。英國倫敦大學的馬丁（D. G. Martin）氏鑒於英國的工業，不能與德國匹敵，曾經說過：「德國化學工業之發達，實以鼓動研究為其基礎，而吾國（英國）不然，大學評議會準以法規，使最良好之學生，初無研究之機會。……但實需最高發明及實用人材之商業界，恒未有身受研究方法之人，以致（英）國中實業界及教育界之間，存有深淵蠟壁，

精神及實施，素未傾略，故對之亦毫無同情之表現。然在德國則情形異是，……對於科學研究工作之同情心，乃德國工業界之一特徵……」

所以，事實上並不如顧先生設想那麼簡單，以為到實業界中去是無需乎研究的。

（五）

我可以舉一位大科學家的話，作我的結論。

柏金（Perkin）是發明第一種煤焦油染料 mauve 的人，亦可說是這偉大的煤焦油染料工業的創始者，他當然是一位應用科學家，但他曾說過：「科學研究之目的有二，既為科學自身之故，復可作工業上之應用。吾所謂為科學自身之故者，是蓋吾人觀及此煤焦油染料工業神奇之果時，慎勿忘一切研究之源，我不過對自然之法則及秘密，欲得一更深刻之知識而已。倘無此種研究，即不致有煤焦油色質可以發現。」

一九三三，一，八，晚，

編者按：顧毓琇先生原文的主張確是有點太偏，我們也料到那篇文字一定要引起科學家的抗議。孫逸先生這篇抗議的大意是我們都很贊同的。自

然界的秘密，決不是二三百年的人力所能完全發現或發明的。我們的科學家儘可以放胆去幹：一分的努力自有一分的酬報。

此文中引愛迭生的話，原文是 *Genius is one per*

cent inspiration, and 99 per cent perspiration，我曾試譯為「天才是一分神來，九十九分汗下」。附記於此。（胡適）

漫遊散記 (十五)

丁文江

四川會理的土著人種

龍爪山的獼猴

我從瓊州到了元謀，於民國三年五月二十日過金沙江到了四川會理縣境內。沿途所遇見的都是漢人，只有從松坪關向通安州的時候，在普隆河附近，遇見一位獼猴貴族婦人，騎着馬，跟着一匹馬，從我身邊經過。她看見我繪圖，就下馬來問訊。她聽見說我是北京來的委員，很恭敬的說道，「舍下離此不遠，請到那裏休息」。我的鄉導告訴我她是普隆沙土司的妹子。我因為她家不在路邊，就謝絕了。她也匆匆的上馬去了。以後鄉導說沙土司做人最好，家裏藏得有許多書。我很懊悔，沒有去拜見他。通安土

州原也有土司，但是我去的時候衙門沒有人，而且這是會

的。

直等到六月四日我到了會理縣城要想到縣城東北的龍爪山去測量，纔又有機會看見土人。龍爪山離城十八公里，是會理境內有數的高山；出海面三千八百公尺，比泰山高出一倍多，比五臺還高三千尺左右。天晴的時候很遠的即望見牠，——我以後到發窩的望鄉臺大山，離牠一百三十多里還看得很清楚。一直到東川西南的牯牛寨大山，離已二百多里，還隱約的認得。但是山周圍都是獼猴的村落，不但上山要他們帶路，就是下山的住宿也非找他們不可。於是縣衙門裏派人從龍爪山脚找了三個獼猴來，決定于六月七日引我上山。

從會理城到龍爪山直線雖不過十八公里，道路是彎彎曲曲的，實際上在四十華里以上。而龍爪山高出會理城一

千三百多公尺——差不多與妙峰山和北京城的比例一樣——還要下山住宿，所以路是很遠。我天剛亮就出北門，到三元橋與甸遠的大道分路。我們的路順着一條支河向西。起身時候本來是陰天。一過三元橋就下起大雨來；路上的水有五寸多深，很是難走。我們都披着雨衣。三位帶路獾，帶着羊毛的氈斗蓬。這是四川獾的制服，無論冬夏都是如此。此外他們的裝束與漢人沒有多大的分別，不過纏頭的布要比漢人的長大點。

從會理城起，走了六公里多路就到山根。上山的路很窄狹，又因為雨忽下忽止，路十分難走。路是順着山溝向上的。從山根起，走了八公里，到了溝的盡頭，已經上了七百公尺。路原是向西北的。到了這裏，要改向北；還有七公里，再上高三百公尺，就可以到山頂了。當時雨更下得大了；滿山都是雲霧，幾步之外，就完全看不見路。我們的雨衣也都濕透了。而那三個帶路的獾，一走到溝頭的嶺上，都蹲在地下，不肯再上，因為他們都已經喝得爛醉了！

原來一出城的時候，我就看見他們每人身邊帶着一個油筆式的瓶子。起初我以為是他們帶的水，沒有注意。以後看見他們不時舉着瓶向口裏倒，問他們方知道是酒，三

個獾之中，只有一個漢語說得好。他對我說道：「我們夷家只有包穀（玉蜀黍）做的酒，力量不够大。昨天晚上委員賞了我們錢，我們就在城裏每人買了一瓶好燒酒。原來想帶回家去喝的。下了雨路難走，身上濕了，有點冷，所以路上先呷幾口。」那知道不呷則已，一呷就沒有限制。剛到山根有一個已經把酒喝完了。狼狽的上山，一個人掉在後面。等到了嶺頭，那兩個也就喝醉了。

我上龍爪山原是想去測量的。眼看見一山的雲霧，目的是達不到的了，天色又不早了，鄉導又是幾個醉漢，只好決定放棄登山的計畫。從嶺頭仍然向西北下走到山腰的龍爪山村投宿。

向下走不到二公里，雨忽然止了，雲漸漸開了。向北望龍爪山雖然依舊是一片濃霧，西面的高山和山下的深谷却逐一的現露出來。路也由西北轉向了北，順着龍爪山的西坡走。高度仍然在出海面三千三百公尺以上（一萬英尺以上）。路的西面是一個極深的大谷，就是安麗河下游的撒連河。從我們的路到谷底至少有一千七百公尺深——和美國馳名的哥老拉多峽谷（Colorado Cañon）一樣。若是從龍爪山頂上計算，還要加上五六百公尺。這大概是世界上最深的峽谷。谷底滿都是水田。六月裏都是綠秧。山坡全

是紅土。紅綠相映成一幅絕好的畫圖。谷西面的高山，平均也在三千公尺左右，自南至北，像一道高牆一樣。會說漢話的一位獼猴，酒也醒了。指着谷底的一個大村說道，「這是撒連，著名出甘蔗的地方。撒連北面是潘林溝，田地極其肥美，是我們會理最好的地方」。我問他道，「這大溝裏有你們夷家嗎？」「一個也沒有！我們夷家，第一怕蚊子，第二怕熱。所以我們村落都在高山。這種溝裏，全是熱風。下去就要得瘧氣。我們如何敢住！」。

再向北走了六公里纔到了龍爪山村。這是一個十幾家的獼猴村落，緊靠着龍爪山的腳下。出海面仍然有三千三百公尺。六月裏天氣，傍晚的時候溫度仍然在攝氏十六度左右。村子裏面房屋極其簡陋。我就住在帳篷裏過宿。

我原來的計畫，下了龍爪山要沿西坡繞到山北再向東到白果灣，去看會理著名的一碗水鉛銀礦。所以三月七日，從龍爪山村出發仍向北走。但是夜間又下了大雨，我的洋布帳棚不但是弄得滿的泥漿，而且浸透了水，異常的重，爐子駝不動。只好臨時僱幾個人抬着走。如此一耽擱，出發的時候已經過了十點，眼看趕不到一碗水了。和羅梁

祿家離龍爪山村不到十二公里，不過昨天走的一半路。但是全是山路。因為龍爪山是一條南北的大山。所有的山溝都是從東向西，流到撒連的深谷裏去。我們起初向北。二公里半到了紅岩子，再向東北。路線正與溝成一直角。沿途都是一上一下。紅岩子過去，過了兩條溝，就轉到了龍爪山的北坡上。從此又向上走到三千五百公尺左右，然後再下到毛毛溝。過了溝上東北坡纔到祿家。（高出海面三千三百公尺）沿路又下着雨，走的很慢；二十多華里路大半天方始到着。

祿家是羅的富戶：每年有六十石糧食可收。田地以外，還有五六個奴僕，三十頭羊。牧羊是獼猴重要的工作；羊毛可以做氈斗蓬，羊乳可以喝，還可以做乳餅。以上的種種事實足以證明獼猴原來是畜牧的民族。原住的地方大約在中亞細亞，因為這種生活不是在高山深谷水田的區域所能發生的。

祿家的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是一位身長六尺的中年婦人，漢語不大會說，但是招待很是殷勤。我仍然住在帳棚裏。因為棚布是濕的，裏面狼狽。雨不下了，就走在門口閑看。祿家住宅四圍有院牆，門口有一座砌樓。忽然女主人走了出來，向前坡上一望，一把拉住我向我裏面跑，口

裏說着獵獐話。屋裏跑出兩個奴僕，一個手裏拿着一支後膛鎗，走到砌樓上去。不久下來，把鎗放下。向女主人咕嚕，她纔有了笑容。我的獵獐鄉導對我說道，「委員不用怕，是祿太太看錯了，以爲是她的仇家來了，所以拿鎗上砌樓防守。其實不是」。我問她的仇家是誰。這位鄉導說道，「祿太太的娘家姓馬，也是一個富戶，家裏養得有許多奴才。不久以前，這些奴才造起反來，投奔到隣村的吳家去。馬家向吳家理論。吳家不講理，反帶了人到馬家搶東西，並且把祿太太的妹妹殺了。祿家爲親戚報仇，也就去攻吳家，殺了他家幾個人。因此結下仇恨，時時得防備着。好在祿家有兩桿好槍，二百多子彈，一座新砌樓。吳家就是來，也不怕的」。我問他道「你們殺了人，縣裏不管嗎？」「唉！我們夷家自己的事，縣裏那裏管得許多！」

祿家有幾個青年的婦女，相貌都生得很端正，皮膚也很白淨。她們頭上扎一塊沒有頂的包頭，兩邊有兩個掩耳。身上著一件長衫，衫上著一件馬褂似的短襖，下面繫著長裙子。女主人的裝束也是一樣，但是頭上帶一頂八角的高頂和尚帽，是在他處所沒有看見過的。女子十七八歲才出嫁，婚姻用媒妁，同姓不通婚。

羊是他們最貴重的財產。羊要生病，他們把一隻狗綁在路邊，聽牠餓死，來爲羊祈禱。若是羊病還是不好，他們再請巫師念經，同時拿一隻小雞細在一雙草鞋上放在路上供神。

我沿路跟我的鄉導學了幾個獐字：

Ada	Amo	Aye	Lie	jitzc	nba	Kuchiu	Lomu	Terdje	Sdolo	Ngalu
父母	孩	手	足	馬	山	石	紙	出血	等	一等

在祿家測驗了六個人的身體。平均的結果如下：

身高	一六三·三公分	胸週	八七·六公分
頭長	一八·六七公分	手長	一八·六公分
頭寬	一四·四三公分	足長	二三·九公分
頭週	五六·一〇公分	頭指數	七七·八三

他們都自稱爲黑夷，但是測驗的結果與白夷相近，我很疑惑他們不是真的黑夷。因爲六個之中三個是會理縣找來的鄉導他們的身高都在一六六公尺左右。其餘的三個是祿家的奴才，身高都在一六〇左右。大約鄉導是黑夷，或是黑夷的雜種。那三個奴才十有八九是白夷。

外 交 論 評

第一卷 第二期
出版日十二月一

價 閱 訂
四冊售角大 洋每
二冊售角二 元連年
六冊售角六 元連年
連郵半 元連年
全年十 元連年

目 要

日內瓦之英國外交
法蘭西與戰後問題
中法關係之過去與現在
日美關係之過去與現在
法俄互不侵犯條約
英自治殖民地之地位
日人論日俄應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公理與強權之僵化
國際調解之地位
非戰公約與世界和平
吳貫真宗魯高心徐吳
昆吾樾一君瀛宗白公頌

版出社論評交外

號三里康壽口街士京南

行發局書明黎
里德大路都成南海上

編主士英劉

論 評 書 圖

期五第 卷一第

梁實秋：辛克萊爾的拜金藝術
黎烈文：西泮文學名著選
方光濂：對於願譯獨幕劇選中的幾個疑點
趙歌川：古有成翻譯的加力比斯之月
魯森堡之一夜
葉格：從第三夜起，改為每冊大洋三角。
四角，國外加倍，郵費在內。如荷定閱，請直接匯款至南京國立編譯館圖書評論社。郵票一角以下代價，十足通用。

余楠秋：學校劇本第一集：劉三爺
沈達材：陳鍾凡著中國文學批評史
王以中：人文地理學和張其旺的地理著述
程懋：顧頡剛編年古史辨
吳承燾：馬寅初著中華銀行論
樓桐君：社會科學家與社會運動家
黃志尚：國音常用字彙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期刊載，以便閱者。針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目 價 報 定

「本報」每月一元
「本報」每月一元
「本報」每月一元
「本報」每月一元
「本報」每月一元
「本報」每月一元
「本報」每月一元
「本報」每月一元

華 藝 文 藝

刊月半

出版了 第二期

次 目 期 本

遲了……菲村
先先生的兒子……潘小平
宴會……零
一個女理想家的懷悔申伯

每逢一日十六日出版。
定價：每期三分。
預定：全年二十四期連郵六角；半年三期連郵三角。
國外加郵六角。

平北：訊通
院學法學大平北
轉房號院二第